

詹姆斯·米契涅 著



櫻花恋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樱花恋

[美] 詹姆斯·米契涅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樱 花 恋

[美] 詹姆斯·米契涅 著

*

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水利电力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9 字数 1704 字

1990年7月北京第1版 199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0001—30000

ISBN 7-5039-0753-3/I·372

定 价: 4.00 元

樱花恋

根据原著拍摄的电影，荣获
奥斯卡金像奖十项提名、五
项金奖最高殊荣。

至一九五二年的四月四日止，我总共击落七架米格机，这场战争发生在鸭绿江附近，我回到基地时，感觉非常的舒畅。那位医官看了我一下忙说道：“葛鲁佛，你可以休假了！”

这句话听来确实是很中听，也就是说我可以暂时不必飞行了。可是，我是个西点军校正期出身的军官，我不得不在这个刚入伍的胖医官面前跟他神气一番。我故意皱着眉头说：“这不算什么，医官，我想喝一下啤酒就好。”

“好的。”医官同意的说道，他将我的话信以为真，可是，我不久就觉得心里纳闷了。

我不想再飞了，我再也不想飞了。当然我愿意还是和从前一样的硬朗，不过，我的确需要过下安静的生活。

这位医官是一个聪明人，他早已了解我的心意。“不要在意，葛鲁佛，我只不过和你开开玩笑罢了。我可不相信你真的喝一下啤酒就会好的。”

“那就好了，谢谢你。”我松了一口气说：“现在，我可以回去睡一会儿。”

“以后你睡懒觉的时间可多着呢。”医官说着放下他的听诊器。“你马上就要到日本去了！”

从他说这句话的神情中，你可以知道他他把日本当作人间天堂，可是，那地方我差不多都走遍了，它从未留给我一点好印象。肮脏的街道、纸糊的小房间、矮小的男人、以及腰粗如桶

的女人，没有一处有值得人留恋的地方。我总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空军有许多人那么喜欢日本。于是我对他说：“要是你去日本的话，我倒认为是一个好消息。可是，我觉得还不如就在这基地休息的好。”

“你是说你从来没有和东京立川的那些漂亮姑娘玩过？”医官问。

“我是四星上将的子弟。”我向他解释，“我不想和任何漂亮的或是难看的日本姑娘一起鬼混。”

医官呆呆的望了我半晌，以很惋惜的声音说：“你这人有毛病！”

我并非故意在他面前显出硬生生的模样，可是当你晓得，在你三十五岁左右，你的军部会将你擢升为上校或是准将的时候，这些军旅中小小的细节，实在算不得一事情。不过，我总不愿使自己在这些预备军官的面前，显出一副优越的样子，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平民性终究是难以泯灭的。

“当我睡在干净的东京床铺上喝着上好的啤酒时，我会想到我们的医官。”我说。

他怀着鬼胎似的摇摇头。“可惜你不是去东京。给你的是一个特别命令！”

像触了电一样，我不加思索的就冲口而出的说道：“神户？”

“对了，朋友！给你猜到了。”

我本能的将左手伸到身后去，摸摸裤袋中的皮夹。“你是说那特别命令，是从韦伯斯特将军那里来的吗？”我问。

“对了，朋友！你完全猜对了。”他又不怀好意似的笑了起来。“难道一个将军就不能照应另一个将军的儿子吗？”

我早就晓得，这个医官是一个二流人物，所以我一直不愿意和他多理论。我只是和他半开玩笑的说：“这就是西点精神！”

“你说的不错。”医官说：“你的命令现在在基利那里。”

“我现在就去找他。”我说着就站起身来。

我终于离开了这位无所不知的平民医官。当我走上那条通往大队部的碎石路时，我听到另一位平民军官在喊：“葛鲁佛，我有话和你讲。”

我回头望见是我们的神父，我就连忙停下脚步，因为在部队中，神父平常没有重要的事，是不会找人谈话的。

“基利又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我问。

“是的，基利。”他有点感伤的回答。

我站在石子路当中，等他一步一步的从泥泞的路上走过来。

J———○基地几乎到处都是这样泥泞的路面。他一走近身旁的时候，我急忙问：“他现在情形怎么样？”

“现在的情形很严重！”他沈重的说。他领我走进他的帐篷；在他的帐篷中，你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些圣经、十字架以及做礼拜时所用的东西。

“基利要受军法审判？”我追问。

“现在情形更坏了，他已经向国会议员求助了。”

我一向最讨厌那些写信向国会议员诉苦的士兵。美国空军自有它合理而公平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，这些事情根本就用不着国会议员来管。于是我很气愤的问他：“你为什么不上校，干脆把他从部队中撵出去就算了？”

“可是，在新法规下……”新法规！我总是忘记这项新法

规。从一九四五年华府一些好事的人修改军役法以后，我们就看见许多士兵们写信向国会议员求助。我一直同意父亲的说法，对这种不争气的人，只要当头给他一击，再拖进监牢里去关起来。那些好事的人这时只有哭泣的份儿了。

“在新法规下，他现在怎么样了昵？”我问。

“基利达到了他的目的。他马上去日本。”

“简直是笑话！”我叫道：“美国空军变成了一所幼儿园。”

“他回到日本以后，就打算和那个日本姑娘结婚。”他说：“这实在太过分了。”我无力地在房中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。“你是说不管你和上校怎么对他说，他还是要和那个日本姑娘结婚？”

“对的。”

“难道没有人能给他一点厉害的颜色看看？”

“那不能解决问题。我想请你和他谈一谈。”

“我对他已经无话可讲！”

“他是不是晓得，如果他和日本姑娘结婚的话，他不可能把她带回美国？”

“当然晓得，我还要他签字表示他的确晓得这回事。他泰然自若的签了。”

“你一定得再和他谈一次话，葛鲁佛！他是一个迷途的孩子。”

“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罪犯，神父！这你很明白。”

“他不是罪犯！”他分辩道：“他只不过是一个使性子的人，一个爱在军队中惹事生非的傻孩子罢了。”

“可是，这儿并不是他使性子的地方。”

他忍不住的笑了。“你说得对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让

他作弄自己的原因。”

当时我实在疲倦不堪，所以就直截了当的说：“基利是你们教会中的人，你应负责挽救他。”

费尼神父突然严肃的紧握住我的双手，这是在他要说服你时常用的圈套；在我们大队中，他这办法是无往不利的。他从不怕有求于人。“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并不是为了我的教会才来拯救他，我是为基利本人打算，如果他和那个日本女孩子结婚的话，结果必注定是一出悲剧。平时，这样的婚姻已经是不智之举了，何况在新的法律下！要是他不能带她回美国，葛鲁佛！你说会发生什么事情？”

他说话的语调是那样的激动，我不得不向他屈服。“好！”我说：“你要我怎么样去做？”

费尼神父发觉我已看穿了他的心思，不免受窘得踌躇起来了。过后，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你已经和一位漂亮而高尚的美国女孩子订婚了。有天晚上你还把她的照片给我看过。”他看见我伸手去摸我的皮夹时就会心的笑了笑。“当你在飞行中遇到不顺利的事情，你会抚摸着它给你带来好运？”

我承认这是事实。这是我初飞喷气机时的一套秘诀，像许多飞行员一样，我开始时也怕飞气射机，所以每当在飞行中有什么麻烦的时候，我总是握住我的皮夹，这样便觉得安心得多了。因为自从四年前那个周末我在圣安东尼奥遇到艾莲以后，她一直都给我带来好运气。

“假使遇有机会的话，”费尼神父继续说道：“你不妨把你女友的照片给他看看，也好让他记起一个漂亮的美国女孩子的模样。”

“我并不想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。”我说。

神父毕竟不失为一个聪明人。“谁要你这样做？”他连忙说：“假使他决心要娶她的话，你就告诉他你了解他的心情，你告诉他你看见过很多真正好看的日本姑娘。”

“可是，神父，我实在没有看到过那样的女孩子。她们都是一些圆脸的女人。我们的士兵怎么能跟这样的黄种女人结婚？一九四五年，我们还在和日本人作战，现在我们的士兵倒跟他们的姑娘结起婚来了。”

“我也弄不清这其中的道理。这样的婚姻注定会失败的，所以我必须尽力阻止他们！”

“我同意你的看法。”

“那么你愿意去说服基利了。”

“假如上校命令他不许结婚，事情不就更简单了吗？”我问。

“有许多事情是不能那样处置的。”神父笑着说：“我们调查过，那个要和基利结婚的日本姑娘，她并非妓女，也不是什么坏女人，我们的调查人员在报告中还很夸奖她呢！她现在在一所图书馆工作，基利当然有权和这样的女孩子结婚。”

他提起结婚两个字，因而使我想起甜蜜的往事。记得四年前，在德州一个春天的周末，我们许多人从仑道夫机场到圣东安尼奥城去度假。当我们正从石阶上走到河边的露天电影院时，突然看见一位漂亮的女郎拾阶而上。我不觉惊喜的喊道：“你不是韦伯斯特将军的女儿吗？”

她含笑的点点头，于是我站在那儿仔细的端详着她，说：“记得在布莱格堡的时候，你们就住在我家的对门，那时你还不是现在这副模样呢！”她说她一直是这副模样，只不过我当时忙着投考西点军校，没有注意到就是了。我试着回忆昔日的

情景，可是我甚至连对她的印象都已模糊不清。所以支支吾吾的说道：“我们在布莱格堡时，你一定还是个十一、二岁的长腿姑娘。”于是她说了一句使我大吃一惊的话，她完全不理睬那些站在我旁边的朋友道：“我现在还是一个长腿姑娘。”她的话的确是一语道破：十八天以后，我们就已经互论嫁娶了。然而现在我们的婚事只有待艾莲的母亲和朝鲜来决定了。

这时我的思想又回到朝鲜。我对费尼神父说：“我会尽力去做。”

“谢谢你，葛鲁佛。”我正转身要走时，他又叫住我，“要不要我替你在上校面前说情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现在精神太紧张了，少校。我要对大队长说，你应该被调回到地面来工作。”

我笑着说道：“医官早已同意了。我马上就要去日本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！”他说：“是去东京吧？”

“不，神户！我女朋友的父亲在那里担任司令的职务。”

“那实在太好了。”

“有些事情也不尽如人意。”

“我是说，基利也去神户，这样你可以照顾他了。”

我简直觉得要发呕。“你们要调他到那个日本姑娘住的地方去？”

“他的国会议员一定坚持要这样做法，我们有什么办法可想呢？”他无可奈何的说。

我正要开口骂那些多事的国会议员时，神父却抢着说道：“你也许能够挽救这孩子。”

我一面想着那个不争气该死的基利，一面愤慨的说道：

“没有人能救这个大傻瓜！”

2

那天在朝鲜来说，确实是一个很难得的好天气。在我们J———〇基地，天气虽不能说十分暖和，可是空气之中洋溢着一片春意，而且地面的积雪也开始融化了。我深深的吸了两口新鲜空气，在踏上那条通往大队部的碎石路时，我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不要管基利了，让他去自作自受吧！”

我还朝我的宿舍走去，可是，我突然想起我的调职命令，所以就走进大队部的帐篷内。在帐篷内，我发现这家伙正端坐在一块手写的大名牌后面；那块上书“空军士兵基利”的大名牌，是可以和任何一位将军的气派相互媲美的。

基利只不过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，然而我已经廿八岁了，任何一个比我年轻的人都会被认为是不成熟的人，基利尤其会给人这种印象，他从来没有进学校读过书，可是却有一份过人的智力和见识。他出生在芝加哥的贫民窟中，而且有一头淡茶色的头发，和一副蛮不在乎的表情，这样更显示出他那种愤世嫉俗的神情，尤其在我们军官面前这种神情益加表露无遗了。基利曾经四次擢升上士，每次都因故被贬，一直到现在为止，他还是一名士兵。他在我们大队上总是一个爱惹事生非的人，没有人比他更会对一个女孩子爱得发狂了。

他拿着我的命令在我面前晃了晃说：“有朋友帮忙真好！”

我过去曾经有一次负责审理基利的案件，可是他却跑来要我给他出主意，那件事情当时确实将我窘住了。他从不尊敬

任何人，不过对我们驾喷气机的人倒是颇有几分好感的。

他将一堆命令推到我面前。我正要问他时，他却嘻皮笑脸地说道：“听说你今天又打下两架米格！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这次情形怎么样？少校。”

“没有比这再容易了。”

“你晓得命令要你到哪儿去吗？”

“神户！”我说着捡起我的调职命令。

“对了，神户。你可晓得这命令是怎么来的？”

“我从不和士兵们谈论命令一类的事情。”我说着转身朝门口走去。

基利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士兵。“我意思是说，你可知道韦伯斯特将军写信给上校的事。”他继续说道。

这话听来实在有点使人火冒三丈。我真想痛快的揍他一顿，可是我没有那样做，因为基利现在抓住我的把柄了。我踌躇了片刻道：“他们是多年的朋友。”

“他们是朋友？不过，这些信是为你而写的。”

“为我？”

“对了。”基利慢条斯理的说：“韦伯斯特将军的信开始写道：‘本人不便干涉贵队的行政，不过……’你知道他总喜欢用‘不过’这字眼。”

“不过什么。”

“不过，他当然愿意看到葛鲁佛少校能从前线调回神户。”

我把文件塞进上衣口袋说道：“我并没有要求他发布这样的命令！”

基利很难堪的笑着说：“你总不会一点都不晓得吧？”由于

我是一个军官，他似乎很瞧不起我，可是因为我是一个飞行员，他又好像处处在容忍我。“韦将军要调你到三军航空局。”他继续说道：“那也就是说，你可以整天坐在办公室里逍遥自在。不过晚上就大不相同了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她的确是一个很动人的女孩子！”他说：“即使她是一个将军的女儿，也不失为一个动人的女孩子。”

“当你想到这样一个女孩子在神户等你的时候，一定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。多谢你告诉我这些消息，基利！”

“你看过胜美没有？”他突然问道。

“谁是胜美？”我莫名其妙的问。

“我要娶的那个女孩子。”

“对不起，基利！我实在弄不懂这些日本名子。”

“那没有关系。”他粗鲁地说。

他取出一张那位日本姑娘在美军商店拍的照片，正如我想像中一样，胜美并不是像“蝴蝶夫人”一般的人物。她生有一张圆圆的面孔，双额微隆，发色漆黑。如果你从没有到过日本的话，你也许会把她当作一个印第安人或是爱斯基摩人。不过，我一眼就认出这是日本姑娘。她正是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，像其他许多成千成万的日本女人一样，整天干着那些繁重的工作，而且一年四季都好像穿着一件旧麦粉口袋做成衣服。

我正苦于找不到适当的话来称赞她时，忽然间记起她在图书馆工作的事情，于是我说道：“她看来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了！”

“她比我聪明多了！”他满心高兴地答道。

在离去以前，我又想起我曾经答应过神父的事情。“你晓得不晓得你自己在冒险？”我问基利。

“冒险？吓不住我！”他坚决的说。

“你要是不能带她回国呢？”

“我才不怕那些事情！”

“你今年多大了？基利。”

“十九。”

“你还只不过是孩子。为什么你不把这件事情再重新考虑一遍？”

“我早已经想过了。”他说：“美国空军和国务院起来反对我娶这个日本女孩子，这样反而增强我娶她的决心。”

“你说他们合起来对付你是什么意思？”我一向讨厌这种对自己政府没信心的人。

“我们神户那位军曹长看见我和胜美来往的时候，他便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调到朝鲜前线去了。不久，华盛顿的那些‘混蛋’给我下了一个警告，他们说：‘如果你今后和日本女孩结婚的话，我们决不让你带她回国。’当时我就请求召开军事法庭，在新法令之下，我可以要求送我回日本去结婚。这并不是我故意想要惹事情。可是费尼神父现在每个礼拜都塞给我一本小册子，他要证明我有这种想法就是个大傻瓜。”

他拉开一支抽屉，抽出许多油印的小册子，在我们军队中这些小册子是专用来开导像基利这种人的。在最上面的是一本名叫“你的家庭会欢迎她吗？”的小册，基利气愤的抓起它来揉作一团，扔进字纸篓里了。

“他们想尽方法不让我们结婚，可是，你晓得我现在打算做什么？”

“我敢说一定是一樁傻事!”

“你说得对。”他说:“我要是不傻的话,怎么会爱上这个女孩子?可是,我就是爱这个女人。假如我因此而须放弃美国国籍的话,我也会不惜一试的。”

他激动的把那姑娘的照片放进写字桌的抽屉里。这时我想到居然有人敢说这种狂话,不禁大光起火来了。他要放弃他的国籍!我真恨不得扭住他痛击一顿才甘心。可是他却转身去做别的事情了,好像我已经被他打发走了。

我当然不会受人的这种闲气。我那时简直气极了,就一把将他拉过来。“你以为你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?”我这样吼道。

我没有想到他竟举起拳头来跟我比画起来了,而且威胁的说:“我可不是好惹的,少校!”

当时我真想给他一点苦头吃吃,可是我觉得那样简直是在欺负人。这个星期以来,我随时都可以将他打个半死的。于是我放松了手说:“你和那些米格机一样的不堪一击!”

基利毫不在乎的笑着说道:“我们真该多用一些像你这样的人。”

“对不起!基利。”我说:“不过,你说你要为一个女孩子放弃自己的国籍,那你简直是发疯了。”

“我是在发疯!”他回答说:“我是在爱得发疯!”

我觉得有点支持不住了,于是对基利说道:“一起到我宿舍去喝啤酒吧!”

“好极了!”他说着就急忙的关上写字桌。当我们在有几分春意的晌午阳光下漫步的时候,他继续的说道:“你知道,少校,我刚才真敢跟你对打,因为我晓得如果我们打起来的话,你将来决不会因此要我坐牢的。”